

大师智慧书系

THE MASTER'S
INTELLIGENT
SERIES
大师谈风景

金晶◎编著

在大师的文字中体验艺术之美 从大师的思想中体悟生命力量
聆听大师的声音 感受大师的情怀

近距离感悟恒久流传的人类的智慧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师智慧书系

大师谈风景

THE MASTER'S
INTELLIGENT SERIES

金晶◎编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师谈风景 / 金晶 编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8
(世界大师的生命智慧)

ISBN 978-7-5387-3708-0

I. ①大... II. ①金... III. ①散文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0287号

出品人 陈 琛

选题策划 朱凤媛

责任编辑 苗欣宇 田 野

装帧设计 孙 儒

排版制作 郭亚蕊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袭、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大师谈风景

金晶 编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本 / 710 × 1000毫米 1 / 16 字数 / 235千字 印张 / 15

版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罗多

航船 / 001

普鲁斯特

月光奏鸣曲 / 005

科莱特

松鼠 / 009

最后的炉火 / 013

诗意盎然的黎明 / 016

普里什文

林中小溪 / 019

一年四季（节选） / 023

托马斯

夏天——苏塞克斯 / 031

纪伯伦

组歌 / 037

美 / 041

在美神的宝座前 / 042

劳伦斯

鸟啼 / 045

莫里亚克

九月夜景 / 049

米斯特拉尔

星辰 / 051

巴乌斯托夫斯基	黄光 / 053
宫城道雄	音的世界 / 061
伊瓦什凯维奇	草莓 / 065
福克纳	山 / 067
海明威	克拉克河谷怀旧 / 069
E. B. 怀特	大海和吹拂着的风 / 073
	再到湖上 / 076
蓬热	水 / 083
川端康成	花未眠 / 085
	上野之春 / 087
	狗展 / 090
	墓地 / 092
	春天 / 093
	初秋四景 / 094
	温泉通信 / 096
	燕子 / 099
	伊豆天城 / 103
	秋鸟 / 107
别卡宁	遥远的岛 / 109
久拉	巴西雨林 / 115
聂鲁达	空气赞 / 117
贝慈	十月的湖上 / 123
台吉·丁	大地的忠诚 / 125
沙拉莫夫	僵松 / 127
井上靖	春将至 / 129

汤川秀树	自然与人 / 135
斯特劳斯	忧郁的热带：日落 / 137
法朗士	假期的欢乐 / 143
东山魁夷	一片树叶 / 145
	听泉 / 148
	风景开眼 / 150
拉塞尔	最后的山 / 155
米沃什	此情可待成追忆 / 159
沃罗宁	四季生活 / 163
加缪	蒂巴萨的婚礼 / 169
帕斯	窗外 / 175
莫瓦特	雪 / 179
L. 贝克	心愿不及的夏天 / 185
T. 霍尔	秋思 / 189
谷川俊太郎	树与诗 / 197
拉斯普京	贝加尔湖啊，贝加尔湖…… / 201
	幻象 / 208
克莱齐奥	山，注视 / 215
立松和平	山恋 / 219
清少纳言	四时的情趣 / 223
	清凉殿的春天 / 224
伊斯拉姆	我的美 / 227
邦达列夫	美的真谛 / 233

罗多

何塞·恩里克·罗多（1871—1917），乌拉圭散文家、文学评论家。

主要作品有《爱丽尔》、《普罗特奥的宗旨》、《普罗特奥的新宗旨》、

《普罗特奥的最后宗旨》、《普罗斯佩罗的游廊》、《美洲人》等。

※ 航船

看，大海的寂寥。一道无法穿越的线封锁着它；这道线与整个穹窿连在一起，只在海滩处留下空隙。一艘船，趾高气扬，带着隆隆的轰鸣驶离了海岸。西斜的太阳，温和的云朵，阵阵海风催人远行。船在前进，在空中留下黑色的烟尘，在海上留下白色的浪花。前进，行驶在平静的波涛上。它驶到海天交接处，穿越那道界线。只剩下高高的桅杆依稀可见；这最后的迹象也终于消失了！那无

法穿越的线又变得神秘莫测！谁能否认它的存在呢？它就在那里，那是实实在在的分界，那是深渊的边沿。然而它的后面仍是茫茫沧海，浩瀚无垠。大海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在它的另一端，是将它与别的海面隔开的陆地，新的陆地，更辽阔的陆地，太阳为它们涂上了不同的色调，那里生活着不同的种族；神奇、宽广的土地，高尚、完美的世界，或者已被开拓，或者荒无人烟。在这浩瀚之中有着船舶起锚的码头。它们或许在那里停靠，然后便在无限的天地中各奔前程，而且一去不复返，如同那条已经通过的大海的界线一样：虚无缥缈，一切都在那里消失……

总有一天，注视那同一条神秘的线，你会看到一缕袅袅升起的青烟，一面旗帜，一根桅杆，一个似曾相识的船体……这是那返航的船只！它回来了，犹如一匹忠于牧场的骏马。它或许比离去时更加可怜，体重减轻了；或许被肆虐的波涛伤害了；然而它也可能平安无恙并满载珍贵的收获凯旋而归。在它强劲脊背上的褡裢中也许驮来了热带的奉献：醉人的香料，甜蜜的柑橘，像太阳般闪光的宝石或者柔软的、光彩夺目的毛皮。作为运去货物的代价，它或许带来了心地更加淳朴、意志更加的顽强、臂膀更加粗壮的人们。光荣和幸福属于航船！如果它来自勤奋之邦，或许运来了炼好的铁器，用来武装劳动的双手，要么它运来的也许是织好的毛线或者贵重金属制成的、用来装点世界的完美的饰物；或者是一块块青铜和大理石，人类的艺术为它们注入了生命的气息，或者是一沓沓纸张，通过微小铅字的痕迹，引来具有思想的人民。光荣和幸福属于航船！

请你稍加注意，一个思想，你将它排除，或者它自行消失；你再也望不见它；天长日久，它又在你心灵的明媚的阳光下出现，然而已经变成和谐、成熟的意念，变成了能以整个辩证法的力量和炽热的激情来展开的说服力。

一个轻轻的疑惑模糊了你的信念；你将它驱除，将它瓦解，然而当你已牢牢地将它忘却时，它又毅然再现，使你无可奈何，以致你的信念的整座大厦顿时永远地倒塌。

你在阅读一本令人沉思的书，你又置身于人群和事物的纷纭混乱之中；你忘却了那本书所留下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终于明白，尽管是无意地、不假思索地翻阅，那本书却在你的心灵中发挥作用，以致你整个精神生活都受它的制

约并按照它的要求而改变。

你在体验一种感觉。它对你只是匆匆过客；其他的感觉要抹掉它的余味和记忆，宛如一个海浪冲去前面的海浪留在海滩上的痕迹。总有一天你会感到一种巨大而又令人折服的激情从你的心灵中溢出，你会意识到那一连串的活动来自那被遗忘的感觉。正是这内心的活动将这个感觉变成你自身的全部力量所遵从和依傍的中心，如同茂盛的藤蔓顺从地缠绕在一条柔软的绳索周围一样。

这一切事物都恰似航船：启程，消失，然后又满载而归。

（赵振江 译）

普鲁斯特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

※ 月光奏鸣曲

对父亲的依恋、皮娅的冷漠、我的敌手的顽强，有关这一切的回忆和顾虑给我带来的疲惫比起旅途劳累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白天陪伴我的阿森塔跟我不大熟悉，可是她的歌声，她对我的那份柔情，她美丽的红、白、棕色混杂的肤色，那在阵阵海风中持久不散的幽香，她帽子上的羽毛以及她脖颈上的珍珠却化解了我的疲劳。晚上九点左右，我感到精疲力竭，我请她乘车回家，让我留在野外稍

事休息。她表示同意后，就离我而去。我们离翁弗勒仅有咫尺之遥，那里的地势得天独厚，背倚一堵山墙，入口处的林荫道旁有两行挡风的参天大树，空气中透出丝丝甜味。我躺在草地上，面向阴沉的天空。我听见身后大海的涛声在轻轻摇曳。黑暗中我看不清大海。我立即昏睡过去。

我很快进入了梦乡，在我面前，夕阳映照着远方的沙滩和大海。夜幕降临了，这里的夕阳、黄昏与所有地方的夕阳、黄昏好像没有区别。这时，有人给我送来一封信，我想看却什么也看不清楚。我只觉得天色昏暗，尽管印象中光线又强又亮。这夕阳异常苍白，亮而无光，奇迹般地照亮了黑沉沉的沙滩，我好不容易才辨认出一只贝壳。这个梦幻中的特殊黄昏宛若极地的沙滩上病态而又褪色的夕阳。我的忧郁顿时烟消云散，父亲的决定、皮娅的情感、我的敌人的欺诈犹如一种出先天性而又无关痛痒的需要仍然萦绕着我，却无法将我压垮，昏暗与灿烂的矛盾，魔法般地中止了我的痛楚的奇迹，并没有让我产生疑虑和恐惧，然而我却被包围、沉浸和淹没在逐渐增长的柔情之中，这种愈演愈烈、愉快美妙的情感最终将我唤醒。我睁开双眼，那辉煌而又暗淡的梦依然在我身边展现。我瞌睡时倚靠的那堵墙十分明亮，墙上常春藤长长的阴影轮廓分明，仿佛那是在下午四点。一株荷兰杨树的树叶在一阵难以觉察的微风中翻动、闪烁。海面上波浪和白帆依稀可见，天清气朗，月亮冉冉升起；浮云不时从月亮前掠过，染上深深浅浅的蓝色，苍白得就像蛇发女怪美杜莎的寒霜或蛋白石的核心。然而我的眼睛却根本无法捕捉遍地的光明。在幻景中闪亮的黑暗仍在草地上持续，树林、沟渠一团漆黑。突然间，一阵轻微的声音犹如焦虑缓缓而来，迅速壮大，越过整个树林。那是微风揉搓树叶发出的簌簌声。在整个夜深人静的暗夜我听见一阵阵微风波涛般地翻卷。随后这声音逐渐减小直至消失。我面前夹在两行浓阴覆盖的橡树之间的狭小草坪中似乎流淌着一条光亮之河，两边是阴影的堤岸。月光召唤着被黑夜淹没的岗哨、树叶和船帆，却并不唤醒它们。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刻，月光仅仅映照出它们外表的模糊身影，让人无法辨认它们的轮廓，而白天看起来分明实在的这些轮廓则以它们确切的形状和永远平庸的氛围压迫我。缺少门扉的房屋、几乎没有枝杈没有树叶的树木、无帆的船犹如沉浸在暗夜中酣睡的树木离奇飘忽而又明媚的梦，那不是一种残酷得不能否认、单调得千篇一律的现实。树林陷入深深

地酣睡之中，让人感受到月亮正利用树林的沉睡不动声色地在天空和大海中举行这个暗淡而又甜蜜的节日盛典。我的忧伤烟消云散。我听到父亲对我的训斥，皮娅对我的嘲讽，我的敌人策划的阴谋，这一切在我看来都不真切。惟一的现实就存在于这种不现实的光亮之中，我微笑着乞讨这种现实。我不明白究竟是哪种神秘的相似性把我的痛苦与树林、天空以及大海欢庆的盛大秘密连接在一起，然而我却感觉到它们高声说出的解释、安慰和道歉。我的智慧有没有触及这个秘密无关紧要，因为我的心灵分明听到了这种声音。我在深夜里以它的名义呼唤我的圣母，我的忧伤从月亮中认出它那不朽的姐妹，月光照亮了黑夜中变形的痛苦和我的心，驱散了乌云，消除了忧愁。

我听到了脚步声。阿森塔朝我走来，宽松的深色大衣间露出了她白皙的脸。她略微压低嗓音对我说：“我的兄弟已经睡觉，我怕您着凉就回来了。”我走近她，我在颤抖。她把我揽在她的大衣里，一只手拉着大衣下摆绕过我的脖颈。我们在昏暗的树林底下走了几步。有什么东西在我们前面发亮，我来不及退避，往旁边一闪，好像我们绊到了一段树桩，那障碍物就隐藏在我们脚下。我们在月光中行走，我把她的头凑近我的头。她微微一笑，我流下眼泪。我看见她也在哭。我们明白，哭泣的是月亮，它把自己的忧伤融入我们。月光令人心碎，它甜蜜温馨的音符深入我们的心坎。月光在哭泣，就像我们。月光不知为何而哭，我们也几乎永远不知道自己为何哭泣，然而月光却刻骨铭心地感觉到它那温情脉脉而又不可抗拒的绝望之中蕴含着树林、田野、天空，它再度映照大海，而我的心终于看清了它的心。

(张小鲁 译)

科莱特

加布里埃尔-西多尼·科莱特（1873—1954），法国女作家。

主要作品有《动物对话》《亲爱的》《克洛迪娜之家》等。

※ 松鼠

战前，我有一只松鼠。它的旧主人在我上车的时候，很巧妙地把它作为礼物悄悄塞进我的大衣口袋里，当时我已经相继欣赏然而谢绝了一只滑头滑脑、气味浓重的北美浣熊，一只年满一岁的豹猫，一只四个月大的小母狮和一只像生菜盆一般大、人家向我保证会伸出爪子的名叫阿纳托尔的癞蛤蟆。

我曾在别处说起过这只松鼠，它全身呈深铜绿色，翘起的尾巴顶端和腹部则

是红色的。兴许我这样描绘它还早了点儿，其实我对它并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因为，那时我把它叫做“母松鼠”和丽科特。比我聪明的人恐怕也会弄错的……

我一开始就察觉到皮蒂里基确实野性十足，换句话说，它对人一无所知，竟以为可以无所顾忌。它的身上燃烧着一颗海盗和山大王之魂，并在它那站起来才二十二公分长的身体内随意地表现出来。

第一天，它就把波斯猫吓得直哆嗦，而巴儿狗在它面前竟说不出话来。瞧着这个快快活活、疯疯癫癫的家伙一本正经地坐在椅子的靠背上，瞪着那双羚羊般椭圆形眼睛盯着每一样东西，谁不会发抖呢？它一边口中咂咂作响，一边摇晃它那镶有一条“绦带”的可爱的圆耳朵，把榛子壳和它的威风胡乱撒向我那些惊愕不已的小动物。

第一天，它喝牛奶，在我的头发上蹭干净两只手，然后模仿松鸦的叫声，往空中蹦跳。它沿着天花板的突饰奔跑，过一会儿，又趴在一块路易十六时代的地毯上，把一个戴头盔的半裸人物的鼻子吃掉。不过，它并不认为我会惩罚它，又回到我的肩上，梳理我的头发，用冰冷而友好的小鼻子、肉乎乎的舌头在我耳朵下方蹭，它那独特的气息散发出麝香的味道。

“它挺好看，可是……它对人亲热吗？”我的男女朋友们这么问道。

我觉得，他们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真放肆，他们总是问同样的问题。多么苛刻，而且，对待动物多么卑劣……“有来有往”，可我们又给它了些什么呢？一些儿食物和一条锁链。

“拴住它，它抓了一团毛线！”

一条在皮蒂里基童年时就箍在它腰周围的锁链磨损了它的毛皮。它那如羽毛般轻盈、如火焰般闪烁、翘在空中的尾巴在跳来跳去时便发出一种如苦役犯戴的镣铐的声音。

“抓住它，把它拴住，它把糖果盒拿走啦！”

它被缚住以后，就把手指长长的手，那一天要洗十次，保养得很好的手塞进钢制腰带和肋部之间，陷入沉思。当我带它去乡间时，我恍然大悟，直到那时，它一直过的是沉闷的城市生活。它没有立刻走出敞开的笼门。它把一双手紧紧贴在胸前，出神地凝视着由花园、草地和大海构成的一片无边的绿色，身体则有规

律地战栗，我只能把这种战栗比作生命垂危的蝴蝶的抖动。它的美丽的如一颗泪珠般凸起的眼睛里映出一片绿色，不过，皮蒂里基已经与我们一道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不指望有过分的恩赐。我牵住链子的另一端，它便随我一起在草坪上行走。在草地上，它干净利落地小便，采摘一粒粒黑色的野果子。然后，它用前肢攫住一棵鲜花盛开的女贞树底部的枝桠，发疯似的摇晃它，咬住它，仿佛要看看这树枝是不是活的。

这时，它瞧见空中飞过的鸟儿，便伸长脖子向鸟儿致意，这一举动几乎使它离开了地面。

然而，那时候它只有一条稍长的锁链。难道不该提防野猫、狗、寒夜，尤其是我放养的四只来回盘旋瞭望的雀鹰吗？那些自由自在地走动的动物渐渐走近它，有时使它亢奋，有时惹它恼怒。它遇见一条脆蛇蜥，耳朵之间的前额上便立即堆起皱纹，竖起了脖子和尾巴的簇毛，血丝也蒙上了暗色水晶一样的眼睛。在我赶来调解之前，皮蒂里基已经翻了个空心斤斗，像只好斗的公鸡在空中打了个旋，那蠕蠕而动、并不伤人的小蛇已然躺在地上，断成两截……

但是，对癞蛤蟆，松鼠只是表现出相当反常的厌恶。有时，它向表皮长满疙瘩的、肥肥的雌性癞蛤蟆伸出爪子，显得挺友好地搔它那脓疱状的脑袋，但是，癞蛤蟆却鼓起了肚子，表示抗拒，皮蒂里基气得眼都红了（确实如此），发出刺耳的喊杀声。

它度过了愉快而又充实的复活节假日，它发胖了。除了我敞开给它的榛子、核桃、杏仁外，它还咬了窗帘，镜框的一角，凿穿了一个银匙，整天把一根葡萄枝搂在怀里走来走去，用嘴唇舔着。它轻盈地在我双肩之间窜来窜去，往我耳朵里吹气，可是，我讨厌它身上那条链子的声音和它柔软光滑的肋部的周围那一小圈被磨损的皮毛。

五六月间，在巴黎我那小小的园子里开满了白洋槐花、杜鹃花和葵花。皮蒂里基被关在笼子里，把它的可爱的鼻子挤在两条栏杆之间……我知道，我终将打开笼子，解开它的锁链，而且我会想它的。

我给皮蒂里基自由的时候，我回想起来正是六月，温煦的微风轻轻吹拂，洋槐花和双瓣樱花如一条条雪白色的斜线在空中摇曳，而自由了的松鼠却一动